

中
篇
小
说
集

瞿紫的阳台

杨帆 / 著

21
世纪文学之星丛书 2010 年卷

作家出版社

中
篇
小
说
集

瞿紫的阳台

杨 帆 / 著

作家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瞿紫的阳台/杨帆著. - 北京: 作家出版社, 2011.1
(21 世纪文学之星丛书. 2010 年卷)
ISBN 978 - 7 - 5063 - 5577 - 3

1. ①瞿… II. ①杨… III. ①中篇小说 - 作品集 - 中国 - 当代②短篇小说 - 作品集 - 中国 - 当代 IV. 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0) 第 188822 号

瞿紫的阳台

作 者: 杨 帆

责任编辑: 张月寒

装帧设计: 守义盛创

出版发行: 作家出版社

社址: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: 100125

电话传真: 86 - 10 - 65930756 (出版发行部)

86 - 10 - 65004079 (总编室)

86 - 10 - 65015116 (邮购部)

E - mail: zuojia@zuoja.net.cn

http://www.zuojia.net.cn

印刷: 北京明月印务有限责任公司

成品尺寸: 142 × 210

字数: 177 千

印张: 7.75

版次: 2011 年 1 月第 1 版

印次: 201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 - 7 - 5063 - 5577 - 3

定价: 25.00 元

作家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作家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总 序

袁 鹰

中国现代文学发轫于本世纪初叶,同我们多灾多难的民族共命运,在内忧外患,雷电风霜,刀兵血火中写下完全不同于过去的崭新篇章。现代文学继承了具有五千年文明的民族悠长丰厚的文学遗产,顺乎 20 世纪的历史潮流和时代需要,以全新的生命,全新的内涵和全新的文体(无论是小说、散文、诗歌、剧本以至评论)建立起全新的文学。将近一百年来,经由几代作家挥洒心血,胼手胝足,前赴后继,披荆斩棘,以艰难的实践辛勤浇灌、耕耘、开拓、奉献,文学的万里苍穹中繁星熠熠,云蒸霞蔚,名家辈出,佳作如潮,构成前所未有的世纪辉煌,并且跻身于世界文学之林。80 年代以来,以改革开放为主要标志的历史新时期,推动文学又一次春

潮汹涌,骏马奔腾。一大批中青年作家以自己色彩斑斓的新作,为20世纪的中国文学画廊最后增添了浓笔重彩的画卷。当此即将告别本世纪跨入新世纪之时,回首百年,不免五味杂陈,万感交集,却也从内心涌起一阵阵欣喜和自豪。我们的文学事业在历经风雨坎坷之后,终于进入呈露无限生机、无穷希望的天地,尽管它的前途未必全是铺满鲜花的康庄大道。

绿茵茵的新苗破土而出,带着满身朝露的新人崭露头角,自然是我们希冀而且高兴的景象。然而,我们也看到,由于种种未曾预料而且主要并非来自作者本身的因由,还有为数不少的年轻作者不一定都有顺利地脱颖而出的机缘。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,乃是为出书艰难所阻滞。出版渠道不顺,文化市场不善,使他们失去许多机遇。尽管他们发表过引人注目的作品,有的还获了奖,显示了自己的文学才能和创作潜力,却仍然无缘出第一本书。也许这是市场经济发展和体制转换期中不可避免的暂时缺陷,却也不能不对文学事业的健康发展产生一定程度的消极影响,因而也不能不使许多关怀文学的有志之士为之扼腕叹息,焦虑不安。固然,出第一本书时间的迟早,对一位青年作家的成长不会也不应该成为关键的或决定性的一步,大器晚成的现象也屡见不鲜,但是我们为什么不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尽力及早地跨过这一步呢?

于是,遂有这套“21世纪文学之星丛书”的设想和举措。

中华文学基金会有志于发展文学事业、为青年作者服务,已有多时。如今幸有热心人士赞助,得以圆了这个梦。瞻望21世纪,漫漫长途,上下求索,路还得一步一步地走。“21世纪文学之星丛书”,也许可以看作是文学上的“希望工程”。但它与教育方面的“希望工程”有所不同,它不是扶贫济困,也并非照顾“老少边穷”地区,而是着眼于为取得优异成绩的青年文学作者搭桥铺路,有助于他们顺利前行,在未来的岁月中写出更多的好作品,

我们想起本世纪 20 年代和 30 年代期间,鲁迅先生先后编印《未名丛刊》和“奴隶丛书”,扶携一些青年小说家和翻译家登上文坛;巴金先生主持的《文学丛刊》,更是不间断地连续出了一百余本,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当时青年作家的处女作,而他们在其后数十年中都成为文学大军中的中坚人物;茅盾、叶圣陶等先生,都曾为青年作者的出现和成长花费心血,不遗余力。前辈们关怀培育文坛新人为促进现代文学的繁荣所作出的业绩,是永远不能抹煞的。当年得到过他们雨露恩泽的后辈作家,直到鬓发苍苍,还深深铭记着难忘的隆情厚谊。六十年后,我们今天依然以他们为光辉的楷模,努力遵循他们的脚印往前走。

开始为丛书定名的时候,我们再三斟酌过。我们明确地认识到这项文学事业的“希望工程”是属于未来世纪的。它也许还显稚嫩,却是前程无限。但是不是称之为“文学之星”,且是“21 世纪文学之星”?不免有些踌躇。近些年来,明星太多太滥,影星、歌星、舞星、球星、棋星……无一不可称星。星光闪烁,五彩缤纷,变幻莫测,目不暇接。星空中自然不乏真星,任凭风翻云卷,光芒依旧;但也有为时不久,便黯然失色,一闪即逝,或许原本就不是星,硬是被捧起来、炒出来的。在人们心目中,明星渐渐跌价,以至成为嘲讽调侃的对象。我们这项严肃认真的事业是否还要挤进繁杂的星空去占一席之地?或者,这一批青年作家,他们真能成为名副其实的星吗?

当我们陆续读完一大批由各地作协及其他方面推荐的新人作品,反复阅读、酝酿、评议、争论,最后从中慎重遴选出丛书入选作品之后,忐忑的心终于为欣喜慰藉之情所取代,油然浮起轻快愉悦之感。“他们真能成为名副其实的星吗?”能的!我们可以肯定地、并不夸张地回答:这些作者,尽管有的目前还处在走向成熟的阶段,但他们完全可以接受文学之星的称号而无愧色。他们有的来自市井,有的来自乡村,有的来自边陲山野,有的来自

城市底层。他们的笔下,荡漾着多姿多彩、云谲波诡的现实浪潮,涌动着新时期芸芸众生的喜怒哀乐,也流淌着作者自己的心灵悸动、幻梦、烦恼和憧憬。他们都不曾出过书,但是他们的生活底蕴、文学才华和写作功力,可以媲美当年“奴隶丛书”的年轻小说家和《文学丛刊》的不少青年作者,更未必在当今某些已经出书成名甚至出了不止一本两本的作者以下。

是的,他们是文学之星。这一批青年作家,同当代不少杰出的青年作家一样,都可能成为21世纪文学的启明星,升起在世纪之初。启明星,也就是金星,黎明之前在东方天空出现时,人们称它为启明星,黄昏时候在西方天空出现时,人们称它为长庚星。两者都是好名字。世人对遥远的天体赋予美好的传说,寄托绮思遐想,但对现实中的星,却是完全可以预期洞见的。本丛书将一年一套地出下去,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五十年之后,一批又一批、一代又一代作家如长江潮涌,奔流不息。其中出现赶上并且超过前人的文学巨星,不也是必然的吗?

岁月悠悠,银河灿灿。仰望星空,心绪难平!

1994年初秋

序

杨帆的目光

秦万里

正在阅读这本小说集的时候，它的主人杨帆把一封短信发到了我的邮箱里。她说她在大学里学的是美术，而如今却正在鲁迅文学院高研班学习。这个信息使我想起了，刚刚读到她小说里的一个细节：“两根指头像薄薄的刀片，切进了那口袋，指尖已经触摸到手机光滑的外壳，她极其舒服地在心底吐了口气，盛宴其实就在这一瞬间享用……”我想，有些东西是无法用美术来表达的，正像有些东西无法用文学来表达一样。一幅画可以画出“手机光滑的外壳”，却很难表达“在心底吐了一口气”。杨帆学过美术且又创作小说，一定深知表达的艰难和表达的快乐。

前面那个细节摘录自《一路巴士》。《一路巴士》刻画两个贼。杨帆写贼的贪婪，写贼

在偷窃时的快乐,写贼的屡教不改与玩世不恭。她还写了贼的另外一种渴望——遥远而又贴近的一片锦绣:“他开始享受每晚的这一刻,她向他走来……油条只想看看她的被黑夜裁剪出的纸片一样的背影,听到她的一声咳嗽,她带过一阵冰凉的空气……”油条与锦绣的邂逅与交往颇具戏剧性,而这几个情节的设计又显现了人性的多面性。还有牛丽,“为了房子,牛丽从事扒手已经六年了。牛丽从安徽来到这里就是想在这城市安插一个家。属于她,和一个男人的家”。到后来,她终于“手里捏着一套小孩内衣,眼里布满满意……”。女孩锦绣是油条心中的锦绣,而那即将出生的婴儿,也是牛丽心中的锦绣。

《一路巴士》从黑暗走向光明。而《瞿紫的阳台》却将人物放置在焦虑抑郁的阴影当中。瞿紫的工作是在心理诊所倾听焦虑者的倾诉,自己却也在焦虑的泥潭中无法自拔。有专家统计,我国成年人群患有精神疾病者为多少多少,比例多少我忘记了,反正很多。或许杨帆是感知到了这个纷繁浮躁时代的一些异样病态的精神气息,所以在《瞿紫的阳台》中,好几个人物都陷入在忧郁的雾霭当中。那个名叫廖坚的男人和他的儿子,跳楼自杀的诗人,瞿紫的父亲和母亲。当然还有瞿紫自己。瞿紫记忆中阳光照耀的阳台和现实中阳台上昆虫大小的身影,不断刺激她的神经:“瞿紫看见自己戳在半空的手指有点像鸡爪,凌厉而痉挛,声带发紧,发出的声音是一团浊烟,唧唧喳喳地响,掉下来了!掉下来了!”那个掉下来的现场是瞿紫多年的噩梦:“父亲无望的身体,在空中旋转着,旋转着,噎!……”她还想象自己的“掉下来”:“她想,她会在铺了月色的地面躺几个钟头,直到被这个清洁工发现……”

《二〇七房间的陌生人》同样也是刻画精神障碍者的形象,那个名叫李奥的男人是一名患者又是一个异类,他把阅读者带入了一个虚茫而又压抑的氛围。不知道学美术的杨帆如今是否还制造美术作品,但我从她制造的小说可以看出,她是在努力写出

心灵的痛感，精心描绘用画笔难以抵达的复杂而又多彩的境界。

杨帆笔下的色调看似偏于灰暗，方向却是善意的，她努力在灰暗中燃起一丝光亮。她刻画小偷油条，描绘他心里亮丽着的锦绣；她写瞿紫廖坚们的焦虑，最后也试着让他们走出误区，慢慢安静下来；即使对精神障碍者李奥，也寄托了一种无奈的同情。她描绘焦虑却并非宣泄焦虑，她试图抚摸心灵。

《妈妈的男人》写母女俩的婚姻困惑，这个故事同样也沉浸在忧郁的氛围。那个叫白丁的女孩，因为母亲的嘉许而结婚，又因为母亲一锤定音而离婚。茫然走过一段失败的婚姻之路的白丁发现，原来母亲走入的误区更加深远。杨帆站在女性的立场，在完成她的指责与批判的同时，又用“妈妈的男人”衬托出女人的渴求与希冀：“他转过身，女孩的脸近在咫尺，他惊讶地发现，她的下嘴唇在微微颤抖……她已经走到他背后，把自己温热的左脸贴上他的背部。刘红宾背部一沉……”妈妈的男人和妈妈的女儿发生了十分微妙的情感碰撞。用细微的动作表达细微的心境，这或许正是杨帆的追求。

再说《粉色》。《粉色》刻画风尘女子。泼辣的四川婆，情场赌场都得意的安徽妹，人老珠黄的妍燕妈，还有那美丽的少女妍燕。几个女人都写得鲜活而又颇具个性。值得注意的是，在这个本该忧郁的地方却难找到忧郁的影子，女人们都快乐而又“职业”地生活着。她们争吵，她们愤怒，她们哭泣，但是她们并不忧郁。令人忧郁的或许正是这种不忧郁，是女人们的麻木，是少女妍燕的生活环境，是妍燕对身处环境和眼前事物的习以为常，是妍燕母亲对女儿今后前景的漠不关心。

杨帆以忧郁的目光注视忧郁的心灵和令人忧郁的情境，她的注视和表达值得赞赏。

目 录

总序：	袁 鹰 1
序：杨帆的目光	秦万里 1

瞿紫的阳台	1
一路巴士	39
妈妈的男人	67
二〇七房间的陌生人	103
老魏要成家	135
粉 色	159
三〇二女生宿舍	190

瞿紫的阳台

—

瞿紫知道那个男人进来了，她没有抬头。古龙水的气味是这个男人的预告片，味道越来越清晰，他停在了沙发旁。还是西装革履，今天系的是一条鲜红的领带。等会儿，这条领带就会被揉得皱巴巴的，沾上一些液体。这是个干净得不得了的男人，但是他的行为却难以叫人肃然起敬。

瞿紫用笔尖点点沙发，男人乖乖坐下了。灯光刚刚好。不明亮，也不暧昧。两面窗户都拉上了厚厚的酱红色布帘。暖气机发出轻微的嗡嗡声。办公室不算宽敞，绝对安全。男人的眼睛盯着天花板。他的眼白有点黄，他的皮肤更黄，那种常年日晒的金棕色。瞿紫听到他的喉结上下滚动的声音，他很快地撸了一把头发，转过脸说，暖气关掉。瞿紫关了空调。他把脸握在了两只手掌中。屋里渐渐凉下来。温热空气在他那里，有着噪音一样的效果。相

反，窗缝漏进的市声对他倒不是干扰。一串学校的课间铃声，隐约有人的笑语声，叫卖酒糟的声音显得沉闷，而不真实。跟空气一样迅速降下来的分贝指数，这不真实的安静，让瞿紫感到一阵荒诞。有点害怕，还有点无聊，在这个暗屋子里，蛰伏着太多不为人知的隐秘气息。而她，就是这气息的引导者。

一串呜咽从腿深处浮上来。肩头的抽搐逐渐加大了幅度，胸腔发出的响动，顶得男人的脊梁骨像把伞般地开合着。他开始扯领带，要命的领带总是阻挡他的即兴发挥，喉部愤怒着，咆哮着，加速了手的行为，领带被一把拽出脖颈。脑袋像被抽了一下的拨浪鼓，快速回到原来的位置。瞿紫看到领带上已经湿了一小块。按说抽掉了领带，哭声该像长江三峡一样宽阔了。但瞿紫听到的是一条窄窄的带子，画个效果图的话，有点类似垂危病人的心电图，直线，画着尖锐的三角。即使在灯火祥和的办公室，瞿紫也听出一后颈的鸡皮疙瘩。

瞿紫不动声色地看着桌面，那里是他的资料。当然，很有可能，这些文字是虚构的，名字，职业，年龄，除了性别。是的，她唯一能确定的是，这是一个男人。一个提出这么奇怪要求的男人。

带子渐渐缥缈的时候，时间指到了六点钟。瞿紫知道历时半小时的哭泣即将告一段落。要说，这份工作真是清闲，什么都不用做，她只要出动她的耳朵。如果够定力的话，完全可以雪藏耳朵的功能，左耳进，右耳出。这些病人的症状是千奇百怪的，有的是不停地说。有的要她不停地说。有的需要在这里睡上一觉。治疗的方式五花八门，倾听，劝导，催眠，它们在治疗过程中水乳交融而侧重不同地出没。到了这个男人面前，她只需洗耳恭听。一月几次或几月一次，他花不菲的价钱，赶到这个位于郊区的心理诊所，哭一场。

瞿紫在这个办公室坐了八年。她的心并没有动静，耳壁却粘上了男人的哭泣，湿漉漉的，整晚甩不掉。有时候，她想开口说点什么，可人家订购的是她的缄默。她只好在心里琢磨他的故事，敲碎他，打开他，寻找那些泪水的源头。在他并不慷慨的言行举止、音容笑貌中，泄露出的讯息同样谨慎而收敛，如同搁久了的茶杯上的一抹热气，很快消散了。有时她会想，在他来之前，若放一个机器人坐在她的位置上，以他的投入，是不会发觉的吧。如果他不是那么有钱，完全可以对着一屋子哑巴家具，或对着一只猫哭，而不必这么费事。从破费里获得乐趣，尤其从购买的麻烦里获得乐趣，实在是有钱人的消遣方式之一。

六点了。过了一会儿，他蹿起来，照例推倒了桌上的花瓶和笔筒。刺耳的炸裂声如礼花般绽放。他脸上凝聚的浓黑的痛苦，扩散开来，如鬓角一般被撇到耳后。她看了一眼，他的脸这时候是深棕色。

在他准备走的时候，她喊住了他。她说，您请付四百块。男人转过头，血红的眼睛望向她。他显然不太明白她的意思，当初来诊所费用是一次性付清了的。

花瓶两百六十块，笔筒五十六块，花和水算五十块好了。加上清理费，一起四百吧。她算给他看，掰了手指头。

付钱吧。她说。

男人叫她再说一遍。

他的下眼睑微微扯动，说，喝水你算钱吗？没看过钱吗？

她当然不示弱，很响地关门，说，不付钱不要走。

清理费。在你眼里我们只是一堆垃圾吗？他慢慢地说，声音有些嘶哑。莫非这就是一个民办心理医生的素质。

可您制造了垃圾。她凝视着他，说，前几次我没有跟您算钱，并不意味着您的素质值得您自豪。

他长时间没有说话，在镜子里面盯着她。

我们见过吗？

是第二次问了。她说。

我觉得见过你，在别的地方。

您还能来六次。

你记得那里，是不是？

是的，您是第十三个用这种方式套我电话的人。

他们得逞了吗？

我不跟我的顾客来事。

你是说，我也没办法搞到你的电话号码。如果，他慢慢地说，我付钱呢？

男人看着门前的她，脸上露出笑，双手做投降状，一步一步走近说，我付钱，行吗？瞿紫被笑得心里发毛，手按在门把手上渐渐有了汗。行吗？他把她逼得贴在门上，盯着她。他的目光在她的脸上、领口、胸部慢悠悠地打转，钢钉一样，要穿透她的后脑勺似的。这打量让她浑身发冷。

记得吗？圆顶，高台子，灯很多，光线幽暗。气味混乱，乐声震天。压抑又放纵的彩色迷雾。他撤回了撑在门上的一只手，轻轻探向她的胸口。我想起来了，就是那个晚上。一个叫朝酒晚舞的地方。

她快速打掉了这只手。

穿一条大红的裙子，在台子的中央，你狂跳艳舞。你搽了太多的粉，睫毛和头发都是假的，他们说你每次戴不同的假发。但他们叫你白发小姬。你还爬到了台柱上，全场的最高点，跳了一整晚。

她左右躲闪着想突破他压迫过来的肢体和脸，但她的挣扎只能让她和它们的状态更加亲密。他微微一笑。他的鼻子里有一股薄荷的味道，凉飕飕的，混合了酒的气味，并不难闻。即

使喝酒了，看上去他依然面孔清秀，肤质细腻，毛孔洁净，服饰体面，加上古龙水的蒸腾，很容易谋杀女人的理智。

那就是你吗？我的心理医生。他把她压向门板。他的腿压住她的，脸距离她的不足一尺，手又搭上来。当晚你的价钱是几百呢？

她真的失去理智了。第二次大力甩开他的手，皮肤与皮肤高速摩擦出一声脆响。那只手一下麻了。

滚开。她的眼泪一条条流出来。

我说过，我会付钱。为什么你要哭呢？他微笑说，哦。知道了，是因为受到了侮辱。是吗？如果把这只手的姿势换成乞讨和伏拜，手里拿的却是钻石和鲜花，是的，只要把钱换成这些东西，你现在就会躺下来。而不是跟个木头一样站着。你会跟我交代你的电话号码、住址和罩杯的码子。女人，不都这样吗？

你母亲也这样吗，蠢货。她喊道，没有女人跟你正经谈过恋爱吗？

他翘着指头从她的衣领捉出一根线头，微一使劲，线断了。他的手自始至终没有触到她的皮肤，但瞿紫感到了胸口斑斑点点的奇异的灼烧感。

她用头撞他。而他正在松开她。她终于腾出手，迅速在他脸上刮了一掌，另一只手紧跟着来了两下。积蓄的力量意外地巨大，她看到他的嘴角渗出了一点血渍。

他慢慢走开。从皮夹里取出一叠大钞，散在沙发上。

够吗？他说。

拿走你的臭钱。她浑身颤抖，这才感到全身发软，脚站不住。

他慢条斯理地整理领带，抖抻衬衫和裤子的褶皱。

她走到沙发边，抄起那一叠钞票。他站住了。他等了一下，等着钞票砸上脸来。他甚至闭了一下眼睛，舔了舔嘴角的

伤口。那里有点辣，于是他感到一种微弱的快意。如果钞票能带起一阵风，刮过那里，感觉将更加奇妙。这也是钞票目前所能带给他的一点感觉，一如这个女人的几耳光，是对于他的沉闷生活的一种调剂。当然也是某种褒奖，在他的刺激下女人们产生的再正常不过的反应。

他睁开眼，看见她在点钞。点钞时她腾出手来，将凌乱的头发往后抿，抿得服服帖帖。她走过来时，脸上的泪痕已经风干。她数出多出的几百找给他。

瞿紫说，拿着。

瞿紫持续地伸着那只手臂。

拿着。她说。以后不要纠缠了，出了这个门，我们没有关系。我从没在别的地方见过你。

他停下来，偏一偏头，听了一小会儿。他觉得她是认真的。他听到了头发丝发出的颤音以及她竭力控制的鼻息。他还觉得她的话很有意思，好像那四百块是用于买断他们的某段关系。她在打发他。同时他意识到，如果他不接钱，她不会善罢甘休。

女人。他想。

你看见的不是我。那不是我。她用力地抖动手里的钱说。在你们有钱人眼里，一切都可笑，都可以拿来逗乐子吗？虽然这本身很可笑，却没人告诉你。你们什么都不懂。你们这伙人，什么都经历，依然什么都不懂。我不会计较，你们是病人。不要笑，不要随便笑。不是还有几滴鳄鱼的眼泪吗？

她的手伸着。

他走出房间。走到门口时停下脚步，对着屋角的大花瓶一脚过去。花瓶轰然倒地，裂成大小不等的碎片。他咕哝说，不用那么费事。然后他抖抖衣领，低头离去。